

「故事·台灣」2014台灣月·人物特輯(一)

從荷蘭到大稻埕：羅斌的東方偶戲之戀

在今年台灣月中，大稻埕與西營盤透過音樂憶像而展開一段互文關係，無疑令喜歡「老故事」的人格外期待，最古老的一部分台灣，與最古老的一部分香港相遇，老街的獨特氣味中，有時間洪流裡影影綽綽的人與事。傳統所具有的力量有時大到迷人，以至讓人不惜穿越時間與空間的現實距離前去追尋。而我們今次故事中的人物，生命際遇便如此奇妙。

在台北的西寧北路上，有一間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，館中的亞洲偶戲收藏目前已是全世界最為完整的收藏，而這間充滿了東方之偶的博物館，館長卻是位身材高大的荷蘭人。他叫羅斌，1993年定居台灣，不但早已精通中文還會講閩南話，走在大稻埕老街上和街坊熟絡地打招呼，儼然是個地道的「大稻埕人」。究竟大稻埕有何魅力可以吸引他跨越半個世界前來落地扎根，將布袋戲這樣傳統的東方藝術變為自己一生的執着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23年前，羅斌第一次來台灣，之前他曾就讀廈門大學中文研究所，並以「泉州傀儡戲研究」作為自己的碩士論文題目。他所感興趣的焦點一直是中國文化，但不是政治或經濟層面的宏大文化，而是具體的可以見到人際往來的「人」的文化。都市原有的社會結構隨時變遷被破壞或解散，像大稻埕這種在羅斌看來「依然什麼都有」的華人社區可遇不可求，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最直觀來說，大稻埕有非常多的廟宇，宗教結構非常完整，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台語歌基本都是從這裡傳出。但大稻埕廣受關注的程度卻明顯這幾年才有所轉變。過去談到台北最有文化氣息的地方，人們總會想到東邊永康街，但現在大稻埕漸漸也開始有同樣效果，基石在於它是個老行業的根據地：打鐵、布匹、農具……而與這些最傳統行業毗鄰的是比利時啤酒、西班牙海鮮飯、咖啡店等最現代的事物，實際上大稻埕是台北咖啡館密度最高的地方。

羅斌十幾年前初搬來時，很少人會來西區。如今大稻埕老街上那些賣竹器蒸籠或帽子的店在不斷擴大，也不停有新店入駐。他認為修復老房子的政策「容積移轉」是成功的，老房子不能拆只能修復，令這一區的面貌未被大加破壞。

戲迷布袋戲

一個高鼻子大塊頭的荷蘭人，為什麼會一頭鑽進布袋戲的世界而就此沉迷？說起布袋戲的歷史，羅斌非常專業，比一般台灣人還要熟。他認為今天「轟動武林」風格華麗的布袋戲沿循的傳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金光布袋戲，到了七十年代，開始有電視布袋戲，在當時台灣特殊的社會背景下，人們每天能看到的唯一台語節目就是這半小時的布袋戲。羅斌說：「布袋戲很精彩，但很快就被當時的新聞局禁止，可是大家對布袋戲還是很有感情，後來又恢復。」

他個人分析布袋戲之所以經久不衰，是因為它是真正最台灣的本土文化。「不是從中國大陸傳來，也不是從日本，它是一個台灣象徵，你看現在選舉，不分藍營綠營，都要帶着一個偶出來，基本上透過那個偶，整個台灣就在你手上。」偶的意義，很深也很重。

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（今年已更名為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）做收藏，也做偶戲做展覽。羅斌認為他們在做的是不太大眾的事，也一直試圖在商業和藝術之間獲得平衡。「我們的偶戲，希望為了全世界市場而做，所以賣到丹麥、德國……不只是台灣。」也當然因為只靠台灣，市場過於局限。

在台灣有觀看表演藝術這一習慣的群體，本身就有限，基本上你多看上幾場演出就會發現，觀眾來來回回都是熟面孔。所以無論傳統還是現代，表演藝術推票都很困難。而羅斌堅持的精英路線，至少始終能保證戲的品質。他笑說「偶戲也很很爛的。」

「台灣是我想像中那個中國的樣子」

羅斌對東方文化親近，最早源於他有一位喜愛東方文化、做過「爪哇·中國·日本航線」旗下的遠洋船長的外祖父。而後他大學的教授因為曾搬到鼓浪嶼居住十幾年，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，所以非常熟悉閩南文化——最早一套四本的閩南話——荷蘭文大辭典就由這位教授編寫。當時的羅斌，在學漢語但他並不想做個死板的翻譯機器，他對「活」的文化更感興趣，他想認識活生生的中國。於是接觸到偶戲、繪畫、音樂、雕刻等等「民間」的藝術——「其實我個人非常討厭用『民間』這個詞形容偶戲。」羅斌強調。

1986年，他來到福建學習中文，震驚於偶戲這種獨特又帶有某種宗教崇拜的藝術，居然能在一個共產國家被保存和延續下來。他看了當時的泉州國際偶戲節，看到很多表演時都覺得感動。「那麼細膩的藝術，可以在



■館中的亞洲偶戲收藏目前已是全世界最為完整的收藏。



■館中的亞洲偶戲收藏目前已是全世界最為完整的收藏。



■館中的亞洲偶戲收藏目前已是全世界最為完整的收藏。



■偶戲博物館辦公區域



■大稻埕老街區



■大稻埕老街區



■大稻埕老街區



■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（原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）館長羅斌

當時中國的環境中生存，說明它的根扎得很深。」80年代末，不會講閩南話的羅斌在廈門的一個中學裡當英文老師，邊教書邊學閩南話，又去過昆明開服裝店，直至1990年回到荷蘭。

隔年，他申請到了「荷蘭科學院博士研究獎學金」，牛津大學的指導教授建議他去台灣繼續進行偶戲研究。羅斌說：「一來台灣，我發現台灣就是我想像中那個中國的樣子、那種人情與人際的關係。台灣是個小地方，所以它也沒有那些「大國」上的問題。」

而更幸運的是，羅斌有幸以建立亞洲最大的偶戲收藏為工作。他說自己其實早年對偶戲沒興趣，反而是更喜歡現代戲劇，但後來迷上偶戲，發現偶與人的隱秘關係。「偶和人最早期的慾望有關：死掉的生命居然會動。想像一下，人會死，但偶不會

老，它會像宗教神像一樣一直傳下來。」對他個人來說，並沒有隔着一層東西文化的理解隔膜，雖然偶戲和西方方式的表演藝術完全不同。「歐洲過去很多人不識字，靠看歌劇去理解故事。但偶是直接看着人的，它更有生命力。」

大家如今都不太看傳統戲劇，羅斌就把傳統的戲用現代方式去做，譬如他做李漁的《比目魚》，裡面的偶是在德國做的，但唱的部分由台灣現代女歌手演繹。而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的館藏也早就已是「大稻埕社區的一部分：一種傳統在被用鮮活的方式傳達，就像當你看到羅斌高大的身影在社區裡穿街走巷，和街坊停下來講話的親切自然神態時，你會相信，對一種文化的愛，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。他的故事，大概已是這老區裡一則充滿愛意的傳奇。」



大稻埕位於台北市大同區西南部分，是台灣商業史上發展最早，也最完整的商街，展開國際貿易，孕育出無數台灣知名的紅頂商人，「茶香歲月」的大稻埕，商賈雲集，孫中山當年亦曾在此募款，受到日本新文化運動的影響，大稻埕一帶也出現咖啡廳，茶肆等文人雅士聚集之文化沙龍，成為「台灣新文化運動」的淵源地，並從這裡帶領台灣文化逐漸走入「現代」。淡水港開放後，大稻埕在有效的治理下成為台北城最繁華的物資集散中心，當中以茶葉、布料為主要貿易交易，而當時的延平北路及貴德街一帶更是商業活動的重心，孕育豐富的大稻埕歷史。

「另類」畫家于建嶸

著名學者、網絡大V、大學教授……社會知名度本來就響噹噹的于建嶸，現在又多了一個風生水起的名頭：宋莊畫家。不過，這個畫家有些「另類」。

來到北京通州畫家雲集的宋莊，走進小堡村南街，正愁找不到門牌時，記者看到一輛車身滿是被拐兒童面孔的「隨手公益」尋子車，心裡頓時有了底兒，「隨手公益」正是由于建嶸發起的。果然，這輛車對面、垂柳掩映處，便是于建嶸的繪畫工作室——「東書房」。

推開「東書房」大門，穿過一處露天庭院，沿走廊到盡頭是于建嶸的畫室。記者環顧畫室，牆上掛着、角落堆着的是畫作、畫冊，有風景、有人物。其中最搶眼的莫過於于建嶸的著名作品《母親》，畫作是一位上訪老嫗的臉部大特寫，透出的滄桑和悲苦直懾人心。

沒有繪畫基礎的畫家

于建嶸向記者坦言，自己沒有什麼繪畫基礎。走上繪畫之路純屬偶然，緣起就是《母親》的原型——一位上訪老太太。于建嶸遇到這位老太太時拍了照片，後來花錢僱畫家畫她的肖像，作品雖然完成得逼真，但並不傳神。有一次，他參觀一個畫展，接觸到了國外的「膠片寫實法」，似有所悟，便自己拿起畫筆創作。「開始時，我畫得很難看，因為沒有學過色彩，作品出來後沒有美感。」不過，油畫可以不斷修改，于建嶸在一塊畫布上，畫了又改，改了又畫，幾年的功夫，包括《母親》在內的上百幅作品就這樣誕生了。

于建嶸作畫似無定法，態度開放，包括記者在內的訪客甚至可以拿起畫筆在未完成的畫布上來上幾筆。不過，在他的頭腦裡好像還是有一個偏好形象，引導着他的畫筆不斷接近理想的目標。「哎呀！那應是一

個峽灣，不要畫成瀑布……」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，于建嶸突然指着一位正在自己畫布上即興發揮的專門畫家說道。

給自己畫作壓價的畫家

在宋莊畫家村，哪個畫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越賣越火，價格越漲越高？可于建嶸例外。于建嶸日前赴深圳講課，學員們趁課間休息，自發組織了一場小型拍賣會，大家根據于老師網絡上傳播的畫作圖片，爭相競拍，起價一萬，學員第一次舉牌叫價就是十萬元。「我當時說『行了，不要加了』」，于建嶸向記者複述當時的情形，雙手抬起向下壓，表情誠惶誠恐。

「為何壓價啊？」記者不解。他稱：「價格不需要那麼高」。于建嶸解釋道，「尋子基金會」需要一個「一對一」尋子幫扶平台，通過這個平台，讓捐助者直接資助失蹤被拐的孩子，如果小孩需要治療，可由多位捐助者一起直接幫扶。「尋子基金會」不管捐款，但需要支出的房屋租金和志願者費用約二十萬元。那天，于建嶸賣了兩幅畫，一個八萬元，一個十萬元，基本上填補了「尋子基金會」所需的資金缺口。

意想不到的，畫家于建嶸的「另類」行為引發了周圍人的「另類」響應。「尋子基金會」的地址選好了，于建嶸派人與房東談租金，「一年給您五萬，可以嗎？」知道租房用途後，房東當時沒有回話，而是跑到于建嶸面前說：「五萬不行！兩萬！」。于建嶸向記者講到這件事時笑得開心，透着公益心引起共鳴的喜悅。

在採訪過程中，有一位做文具生意的女老闆造訪東書房，想通過于教授捐贈一批文具給貧困兒童。女老闆對記者說：「我手頭有一批文具，捐贈無門，就發帖子到社區的群中，有鄰居推薦于老師，今天就找上



■于建嶸在作畫（記者田一涵攝）

門來。」見這位女老闆熱心公益，于建嶸一高興，從已完成的畫作裡找出一幅，並簽上大名，無償贈予女老闆。

自掏腰包幫別人賣畫的畫家

其間，一位蓄着長髮的青年男子進來畫室，與于建嶸聊了幾句志願者的話題後又走開了。于建嶸告訴記者，這個青年人叫李月領，現在已是知名畫家。當初李月領生活拮据，于建嶸欣賞他的才華，便慷慨解囊，每月資助他一萬元，幫着畫失蹤的兒童。最後，李月領用11個月時間完成了61個失蹤兒童的繪畫創作，並在全國多地展覽，李月領因此名聲鵲起，中央電視台還專門做過報道。成名後的李月領，現在協助于建嶸開展慈善活動，成為「隨手公益」項目的主力之一。

事實上，除了李月領之外，受到于建嶸資助的草根畫家還有不少。東書房內有一個畫廊，滿牆掛的都是別的畫家的畫作。據了解，于建嶸專門成立了一個

「藝術發現基金」，自己出資，免費幫別的草根畫家賣畫。

從「另類」工作室到「免費」大食堂

「東書房」當初落戶小堡村南街時，鄰家老太太對這位新鄰居充滿防範，因為兩家院落共用一堵圍牆，她擔心于建嶸會拆毀圍牆，圈佔自家地盤。出乎她意料的是，于建嶸請來施工隊，主動將圍牆向自己院落裡縮進

了兩尺，限定自己工作室的屋頂矮於鄰家。從此，老太太對於于建嶸刮目相看，兩家來往勝似遠親。老太太經常主動為東書房打掃衛生，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今，被于建嶸戲稱為「大管家」。記者正聽着這個故事，鄰家老太太恰巧拎着一袋煮熟的玉米，招呼着大家吃。

于建嶸喜歡在「東書房」開流水席，誰來吃可以，不用交錢，吃完就走。最多的一次，據稱有八十多人來吃。最近，由他捐資設立的「北京東書房大食堂」在宋莊小堡藝術東區開張了，無論任何人都可前來免費享用秘製辣醬及拌麵、粥、饅頭、鹹菜。食堂開張以來，人氣很旺。于建嶸說，東書房大食堂不是做生意，只是想為一些吃飯沒有着落的藝術家和路人，提供一點方便，僅此而已。宋莊的一位畫家對記者說，「于老師做的事情，都挺另類的。不過，這樣另類的人，這個社會不是多了，而是太少了。」

文：楊帆、田一涵